



但这些动物生性敏感，看到人类突然拿出针管做出扎针的动作，可能会令它们有一种“窒息感”。

随着动物园理念的更新，麻醉变得不再必要，人类曾尝试用可压缩的铁笼，物理性地让它们不能动弹。但在刘媛媛看来，这样也会让动物害怕。

如今采用这种抽血方式，让猫科馆的饲养员们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所有工作。这一切归功于多年来与动物建立的信任关系。信任是最重要的前提。“一开始可能只是可以从饲养员手中接食物，然后训练它们从A点走到B点，再逐渐配合更复杂的指令。”

细心加耐性，才会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信任。比如，有时饲养员会打开后场与外场的铁门，让动物到外场去，但它们可能就想待在后场或随时想要回到后场。“以往如果饲养员急着去

打扫卫生，就会直接把铁门关上走了。但在我们这，大家就开着门先干别的，反正打扫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让动物自己有选择的空间，信任在这些细小的事情中建立。

就连“关门”这个动作，在红山也有不一样的意味。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，天然不存在金属碰撞的声音，因此铁门“砰”一声关上，很多敏感的动物都会感到不适。在和猫科馆动物相处的日子里，刘媛媛习惯了轻轻地合上门。

有人亲近动物来完成照顾，也有人出于对动物的保护刻意疏离。

沈志军认为，现代动物园承担的责任中，“救助”是重要的构成。位于红山南边的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，是江苏省和南京市两级的救护中心。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常年有几百只，其中大约88%是鸟类，其余会有野猪和獐子等在南京比较常

见的野生动物。

站在鸟类专用的救护设备旁边，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陈月龙向记者介绍了救护工作的第一要义——让动物活下来。

“平常被人捡到送来咱们这里的，基本上问题都挺严重了，不然人类也捡不到。”多年的经验告诉陈月龙，动物们的生命力顽强又坚韧，只要不致命，后续都有机会痊愈。他考虑更多的是，如何尽快让它们回归自然？

陈月龙和同事不会给动物起名，哪怕是最简单的“小红”或“小白”，因为这会让动物与人类多一层联结。放归是救护的最终目标，但大约只有45%能成功放归。在红山，便经常能见到一些放归“失败”的动物。

这两年时常有一只白头鹮会从天空掠过，偶尔飞到救护中心工作人员准备动物饲料的工作台上，低头吃上

下图：  
(左)冈瓦纳的小熊猫。  
(右上)考拉妈妈“茉莉”和宝宝。  
(右下)冈瓦纳的“无脸男”白面僧面猴。

